

巴沙尔三张牌促美俄达成共识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在叙利亚危机持续两年多后,一个好消息纷纷被联合国、欧盟以及联合国-阿盟联合特使卜拉希米所欢迎:美俄两国外长7日在莫斯科就叙利亚危机达成共识,最快本月底组织叙问题国际会议,邀叙政府和反对派代表参加。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开始看淡巴沙尔必须下台这一先决条件。

克里访俄本是美俄两大国冷淡关系中的一个热烈插曲,但开端却没那么顺利。克里抵达莫斯科,因俄方胜利日阅兵彩排封路,而被堵在路上半小时;抵达克里姆林宫后,又因普京与内阁成员

会议延时,被晾在一边近3小时;终于见到普京并商讨叙利亚危机,却被普京一句“这个问题需要美国总统跟我来谈”顶了回来。即便如此,克里还是在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的会谈中显示出灵活和转变,从而才有了上述的那个美俄共识。

美方之所以态度有所转变,俄方之所以可以如此硬气,关键还是当前叙利亚局势出现了新变化,天平开始向巴沙尔政权一边倾斜。换句话说,巴沙尔总统手中现在有三张牌可以打,而且张张力道十足。

首先,巴沙尔指挥的叙政府军在战场上战果频频。近半年来,一度被炒得热火朝天的叙危机被朝鲜半岛危机所取代,分散了美国的精力。借助有利的国际环境,巴沙尔政权“闷声打胜仗”,在首都大马士革周边及中部重镇霍姆斯等地捷报频传,北部阿勒颇的局势也不再一边倒地反对派武装有利。众所周知,要想在谈判桌上有

底气,就得在战场上有所斩获,现在这张牌紧握在巴沙尔手中。

第二,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内外有别,武装力量鱼龙混杂一盘散沙,同时又被联合国官员认定有使用化学武器的嫌疑,可以说是扶不起的阿斗。在对待巴沙尔政权的态度上,叙境内外两大反对派组织分歧明显,外部的主张赶巴沙尔下台,而内部的主张政治对话。而叙反对派武装就没这么简单了,里面既充斥有“基地”背景的恐怖分子,也有受国外势力援助的武装分子,而且大多处在各自为战的状况,很难形成一股合力。

或许正因在战场上频显颓势,反对派武装开始鼓捣些歪门邪道,比如可能使用化学武器沙林毒气,再比如继3月26日在戈兰高地扣押21名联合国维和人员之后,于本月7日再次在戈兰高地扣押4名维和人员。这种对内可能使用化武,对外胡乱扣押维和人员

的做法,已经颠覆了自身的国际形象,自然叙政府的形象也就越发积极。

第三,以色列战机在本月3日到5日三天里两次空袭叙利亚目标,虽然以方是担心叙利亚的先进武器流入黎巴嫩真主党手中,但这种其惯用的侵犯别国主权的空袭行为,已经把以色列与真主党的矛盾延伸到以色列与叙利亚两国间的对抗层面,甚至还可能重燃由来已久的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在这一问题上,叙政府虽然被动挨打,但却赢得主动。

可以说,巴沙尔总统手握战场优势、化武受害者和民族矛盾这三张分量极重的牌。一来给了靠山俄罗斯与美国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资本,二来为自身政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另外还可以借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历史积怨堵住曾经力挺反对派的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嘴。如此看来,美俄就叙问题达成共识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上接B01版)

谈判>>>

往来十余回合 未有实质进展

由于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冲突,两国关系降为临时代办级别。1976年,中印两国恢复互派大使,3年后印度外长瓦杰帕伊访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接见他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此后,中印边界问题开启了第一层级的副部级官员会谈。1981年至1987年的6年间,中印两国副部级官员会谈轮流在北京和新德里先后举行了8轮。

然而,6年的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随着1986年印度陈兵中印边界并通过法案非法侵占中国藏南领土,1987年印方把所谓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等事件,双方军队再次在边界地区紧张对峙起来。

不过,这次军事对峙并未触发第二次中印边界冲突,两国外交谈判事后再度恢复。1988年12月,印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双方同意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联合工作小组,这与此前的中印边界问题副部级官员会谈合并开展工作,形成了新的对话机制。

自1989年至2005年的16年间,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共进行了15次。工作小组在上世纪最后十年,推动了中印三次首脑出访。其间,双方分别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与此同时,中印边界问题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也于1994年举行首次会谈,至2005年共举行了15次会议。2003年双方还建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这是经双方政府特别授权的,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为主要任务,每年会晤1至3次,是当前中印之间最活跃、最主要的平台。

中印两国在2005年形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在各层面上的双边谈判也持续进行,但谈判却一直难有成果。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王郅久认为,两国边界争议中最关键之处在于双方谈判的气氛还不浓,谈判空间还不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印度问题专家马加力认为,历史问题、民族情感、藏独势力干扰等多方面因素导致了中印边界问题解决方案的“难产”。

对中印领土争端解决的未来,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所的于逢春认为,两国解决边界问题还需静候时机。周边地区局势和两国发展情况等都会影响边界谈判。马加力指出,国家间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过程都要经历三个步骤,即先确定政治指导原则,进而构建谈判框架,最后实施实际划界。据此,中印两国刚刚完成了第一步而已,后面的路还很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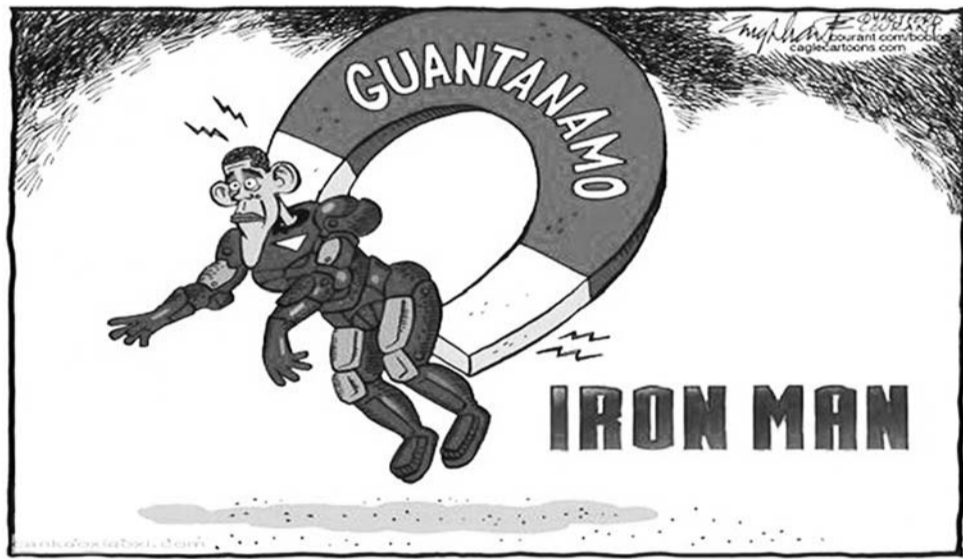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整理
资料来源:人民网、《看天下》杂志等

WORLD 图说世界

钢铁侠

身穿钢铁战衣的奥巴马被一块磁铁牢牢地吸住,磁铁上写着“关塔那摩”。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呼吁关闭古巴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监狱。据统计,关塔那摩监狱每名在押人员平均每年耗资约90万美元,堪称“全球最昂贵监狱”。

(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观点评

法国《费加罗报》:

美国“重返亚洲”因非洲受阻

美国“重返亚洲”的行动早在“阿拉伯之春”以及重返非洲之前就已经展开,而且被视作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事件,如今它似乎受到了挫折。在眼光瞄准亚洲的同时,美国仍参与了在利比亚、马里和索马里的军事行动,为其盟友提供了必要的后勤援助。美军“非洲司令部”如今要求增派更多的无人机和空中侦察力量。在利比亚的班加西发生美国领事馆遇袭事件之后,美国建立了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最后,五角大楼还在尼日尔的尼亚美设立了一个无人机基地。

文章认为,就像美国不能忽视伊朗核问题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一样,美国也不可能对非洲撒手不管。美国新的安全理论可能会要求欧洲人承担起确保非洲安全。然而,经济危机使得欧洲各国都在削减军事预算。欧洲的虚弱会不会影响到美国“重返亚洲”的进程?

点评:美国“重返”政策何止会因非洲受阻,中东它要管,中亚它也要管,拉美它不撒手,还得抽空跟俄罗斯掰手腕。之所以美国四处树敌,是因为它管得太多太宽了。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

阿泽维多身负重任

阿泽维多当选世界贸易组织(WTO)新任总干事,无疑是巴西的外交成功。在总统罗塞芙任下,这个拉美大国持续地致力于打造全球“首席调停员”的形象。

然而,一个严峻的问题是,阿泽维多上任后能否重新振兴WTO——它的影响力已不如以往。WTO在监督贸易协定、仲裁贸易纠纷方面仍然发挥着可靠的作用,但主要贸易国家之间的严重分歧已导致世贸组织无力促成多边协定的签署。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如今已名存实亡。

现任WTO总干事拉米上月警告,保护主义的威胁正在抬头。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正转向双边贸易谈判,但双边协定只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因为它会排挤与第三方的贸易。

点评:世贸组织当初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如今却因美国等国在经济危机中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而陷入尴尬境地,美国时不时掀起的针对中国商品的“双反”调查即是一例。当初倡导贸易自由、消除贸易壁垒的国家,如今的做法真可谓自己打自己嘴巴。

畅所欲言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白宫“信访”为啥无厘头

近来广受追捧的美国白宫官方请愿网站“我们人民”,被戏称为“白宫信访局”。不少媒体吐槽说,自从网友大量涌入后,该网站出现了大量“无厘头”的请愿书。然而,这种无厘头并不是自中国人关注该请愿网站才开始的。早在该网站开办之前,美国人对其总统不怎么正经的“请愿”就已源远流长了。

“给总统写封信”的传统,在美国几乎和其立国史一样长。随着信访量增加,美国政府专门开设了“总统通信办公室”。时至今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信件被寄往白宫,通过“层层选拔”,最终会有十封信被摆在奥巴马的面前。

有趣的是,“总统通信办公室”

虽然工作量巨大,却“有组织无纪律”。为了防止被总统主观意见左右,按惯例总统不对该办公室下达任何挑选信件的标准。选什么样的信完全是该办公室主任的事。现任主任科勒尔挑选信件时喜欢“报忧不报喜”,交给奥巴马的信里有一半对他的称呼是“白痴”。

“信访”无厘头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人碰上正经事儿时一般都不信访而直接打官司。看美国国会开会,会发现其正中央有九个老头老太太无论谁发言也从不给鼓掌。甚至珍珠港、“9·11”这样的事件,总统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全场议员都起立欢呼鼓掌,这九个人却雷打不动地坐在那里,表情严肃,好像聋了一样。他们是联邦最

高法院的大法官,一经上任,任职终生,架子比总统大多了。看惯了这阵势的美国人,当然知道真碰上麻烦该去找谁,总统信访“非典型化”也就理所当然了。

另外,外国人对白宫进行无厘头请愿也非中国人首创。1940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收到来自一个古巴少年的一封信,男孩提的要求是让今天请愿者的创意都自惭形秽——希望罗斯福能给他10美元,因为向往美国富裕生活的他从没见过这种“绿票子”。罗斯福总统不久之后给这位少年回了信,说了很多话,却唯独没寄那10美元,男孩很失望。这个男孩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几十年后他领导反美革命让美国人花费甚巨。有人开玩笑说,

如果当年罗斯福不拒那10美元,他的继任者就能省下数十亿了。

其实,这事不能怪罗斯福拒门。无论过去的通信还是今天的网站,白宫“信访”似乎有一条规律:请愿者很少从中获得直接的个人利益,因为如果请愿者从中直接受益,就意味着对未请愿者的不公平。这大概也是白宫“请愿”为何无厘头的理由之三了,大家都知道这请愿“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不过,卡斯特罗其实没有必要为罗斯福的“拒门”生气。不管怎么说,罗斯福还是给其回了信。如果他寄一封同样措辞的信件给本国的独裁者巴蒂斯塔,估计不会得到半点回音——如果没有被以“讹诈领袖罪”逮捕的话。